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憲鐵庵方公文集九卷

啓

本道守倅

瑞守齊寺丞

恭審起家二十石拜天朝之溫言竝江十一城得道
院之名即推騎赴頌春之約班牋愧賀厦之遲某官
矯北南強遠矣北學護蹕江左導見謂管氏之功執
手周南遷欲了父談之志墨綬未離於江而得屏徑
上於邊頭從容對壘之邦輕裘鎮撫咨訪長淮之表

沃轡驅馳賜環平踐於清班借箸敷陳於大略論高
衆忘身退名香復把麾而承流局舞袖之太徧瑞今
內地南供錦水之吟青吾故家忍報齊疆之復聞之
感膺重以等恩揆襦少聽於塗歌惟幄入陪於國論
某管窺自陋幕辯烏能不足為一臺之重輕得竊窺
諸郡之施設問訊喜來於名勝謹謠旁震於隣封歎
作賀賓相望一第之莫到竊知媿俗不與三州而並
聲有大於斯如前所頌

隆興倅孔衍聖公齋

恭審贊藩曰二錫命至三問厥世家正襲素王之統
煒然公爵重為洪府之輝邦之人曰未前聞臺有客
欣然作賀某官代習過庭之禮宅存藏壁之書古來
南面之帝王忽諸不祀天相東家之闕里施及無窮
蓋典乾坤合焉其賢克舜遠矣五十一世之嫡嗣千
六百有年之正傳降材自殊從政何有屢監州皆以名
顯今佐岳則其體尊百官之富出其阿好官吳各千
乘之國可以道別乘太拘前代嘗起而輔相之本朝
有挺然臺諫者等之而上疇曰不且某仕典學之未

優官相規而求益矧所從來者先聖今猶疑有於異
聞節愛藹然公以贊為邦是急饋餉亟甚僕敢問去
食何如誰謂之迂幸暢其說

交代為運幹

廁賓僚之末綴欲罷不能瞻賢獨之在前忽矐其後
手所植舊桃亡恙僕又種新竹以迎交代某官密探
正宗蚤參諸老伊洛之書奚負錮絕影銷潯陽之校
有師訓箋日出更瑟宏開於斯學按茅獨遜於其徒
畫諾幾何欠臺家之餘債淹留底處尋壁記之舊題

相視而驚訊問其故翹材館資賢于列羣從橐聯續
以聞孰壞垂成正堪一咲彼退此進加燈火十年之
功小窮大通了簡編千載之業屋齋滿床之著述草
堂謀楚之經綸道待位而後行功與言之竝立某久
客疲厭辱公後先悠哉已分之工夫奪以吏家之案
牘鼠窮於技鳥倦則還贊饋運籌已誠毋庸告者攷
德問業欲歸將有請焉荷甚書先藏為世好

張帳幹

轉輸列屬如推車之欲行臭味得賢覺同幕之增重

昔相望各閩越隔今聯事如弟兄然厚甚襟期規之
眉目某官材雖天得業自父傳奏賦幾年至今膾炙
人口明徑有子耻其膏梁輩流警百里不以惠政從
夫姦据三尺不以人命媚其上又持此道來佐于臺
凡我賓聯得賢使長有梓人者工得左右以趨如嚴
君馬子之東西惟命然不履下以勢皆得盡人之情
既多所長何憚不告或曰笏鞭之筭未免依人不如
帷幄之籌自追乃祖某名爲計屬祇是書生對案群
鷺滿前恐差於應作吏一字無用是殆其然苟每事

得因人成敢曰謀不自己出然吾黨和與同之道異
而從長大若小之事殊合此所聞悉以求教刘晏之
客皆士類意者殆我輩人滕王之閣集賓僚恍焉猶
前日事以心相與未面已孚

王船場

凡我同舟均是計臺之客用汝作楫來從宰相之家
江頭企足以須書裏承顏而笑某官寶婺秀傑淳熙
典刑鍊石奇勲宛存槐蔭肯堂好手新立棘班衍三
世青箱之傳俾諸郎白眉者出蜚輓給饋在江之西

舳艫課功設場曰北吾事濟矣哲匠在焉無夜半藏
壑是虞將天上乘槎可到某自知短拙幸共寅恭罔
歲漕幾何叶贊蕭劉之績從風波不動豈敢胡越其
心行且令簪敢稽報政

葉船場

從計使後謬參蓮客群之有大匠來敢問梓人之道
雖貽牋謙不以告既會面請其何辭某官秀出相家
訪遊宦海使令乘槎而直上却問剡木之何如建臺
据大江之衝移局自外郡而至一道給饋舳艫之尾

相銜兩場課功斧斤之聲不絕觀其所指畫者信矣
若素宦然筭者祖風常作濟川之楫久於父側習知
轉漕之艘皇華以稱職聞青氈可指日復某念此人
而見喜何接浙之來遲日斷欲穿早副幙下士之望
心期相約勿作舟中之疑欲吐甚多亟酬未盡

帥司官

劉參議

瞻婺女星射斗牛分訇垣垣之號令有滕大夫罔議
僕之老成得劉賓客以同鄉同朝之雅好為此時此

地之勝遊某官學積功深論有根據執徑麗澤久從
太史之遊筮仕清漳曾受紫陽之薦有大際遇聽小
浮沉彈冠迂寄於京廂影徂徐濟於列院睦宗掌教
入藩邸則漸清策士臨軒直殿廬而益近自此升矣
誰歟忘之乘遠障浩不肯留持直道落其難合閩中
素號無事聊復叅謀江右近警可憂或請易地境上
流比所報謀虜內擾何暇及人顧我自備者何如恃
彼不來則誤甚既固吾圉推及軍國之大謀趣歸舊
班請決廟朝之密議某敢說癡兒之了不勝黎婦之

之懷輓粟督儲以歲早告來薇脩遺柰兵驕何周旋
兩司之間倚賴一賢之重雖六奇計非他人所得聞
問一編書或孺子之可教所慙贊教乃後隆謙

孫撫幹

自陶涉江選君兩幕以臺視閩如出一家唯居其上
者無間語於父兄則為之屬者犹比肩之子弟得賢
滋重拜賜多慚某官早以文鳴紛其內美孕毓三山
之秀氣崢嶸六館之英声如蜀兩蘓如吳二陸難昆
既舒翹於亞榜執事令更放於一朝眇視群名絕不

掛口相從問學銳敏名家既振鐸于宜春蓋託經於
廣廈視孫洪易典耳母庸館賓昔烏公何人訖尚可
羅士矧今國脈寄衣詞臣自詭佐元戎之僚典密論
當世之故赤白囊所至戎處碧油幢所畫奚先雖襟
帶內維比邊陲而稍緩然籌帷促入當賓立以相從
某自信其愚無庸於世冗不見治之博士貧又來客
於皇華昔讀史至流馬之謀歎其有智今坐曹與群
驚者對立而請書驚時事之方殷聞公來而竊喜棧
籌所運者大計蜚輓特居其一端私竊疑之非止治

文書而入幕所有諸君或許陪師友以論心以意相
孚有言則淺

本府諸州官

謝教 同年

謂選脩阿共作江鄉之約久巢下幕何遲泮水之來
十災相逢三同叙好某官合沙地望上蔡家傳淡墨
鑪書得春闈雋半青舍選由夏校來雅不受於熱官
殆未忘於習氣潮接昌黎之治匪但文名洪為山谷
之鄉不專詩派曰教云者以道在焉況於佩所至來

從意黃舍之緣未了、毋填間散更須入太學以誨諸
生、會有遭逢必將坐細旃而舉明生、某厥初入仕以
冷自嫌、及今為茶櫛所食、甌不若齏鹽之味、飛雲盡
棟、相看宦海之漫遊、細雨簷花共託慈恩之舊夢、報
稽於施、言出乎真、

趙僉判

府幕元僚矧是冰壺之公子、計臺一客自陳粉蔭之
鄉人、且相携為滕閣之遊、未便要作陶山之夢、剝滅
喜甚、空谷楚然、某官藜燭觀書、錦囊琢句、棣華競顯

壽、獨殿於諸昆、芝砌傳芳、名相聯於累榜、中有足樂
官不必炎議、臬活千人之考、撫字方百里者、二抱南
陽之婉畫、愛西江而重遊、惟洪都舊號龍潛、而元帥
今得矯史、凡百故事、當舉者、典衆賓、佐審決之、如公
此來、不孤其望、大則平章於軍府、暇為題品於物華、
南浦高吟了此書、債束平入侍、歸歟、詔音某仕、偶為
飢學、未能飽、莫枰轉粟、漫隨群隊、走趨竊意、泛蓮自
有一筆、名勝宗英、如許府望、頃增衆所稱者、翕然僕
之意、則異是、家山爾汝、儻許為忘年交、賓客東南、或

尚可同日語由衷之請未而已乎

譚節推

洪府大藩鎮以二三之執政碧幢佳客來從六一之
名鄉其視贊執粟者流奚足並泛蓬而語墜緘肯及
拜賜多慚某官以學成家其傳有父三間坡故居之
屋起儋郡之懷思百年譚太守之詩經誠齋之題品
遺之來者是以似之打地更覺於寬餘民曹昉開於
步武曾謂一再墨薦之書上不如數萬白粳之賞濃
姑假塗乎奚傷至入幕則有體鳴鑿舊地懸榻遺風

矧師相典常時殊宜賓僚妙當世選笑談之頃休戚
所關公衡尺以量打當始其客持旌麾而出府宜昌
而阿某渴於見賢幸甚同寮滕閣高朋之滿如僕奚
為廬陵君子之多觀公益信交謹其始情浮於詞

南安余判官

傳聞侯客蓬新池上之依多謝鄉人梅贈嶺頭之信
顧繫在佐臺之遠不得共賀履者俱某官粹然天資
濟以世美壺中秀氣趾比山者多得之水南名家似
其門者蓋寡矣兩仕未離贊邑一邦之號元僚峒丁

與省民錯居幕議藉大賢為重携書寶畧尋無垢倚
柱之塼命駕平亭訪祖師置鉢之石悠然川泳薦者
瀾翻將繇大度以召還添入吾莆之比事某里居素
拙漕畫可知份同家而異鄉莫我告者隔似人於千
里企予望之相與以情有如已面

袁州方錄參

飄然遠客入袁城群寮之聯幸甚都曹自閩國同宗
而至因念僕之臺長又為公之即侯於此相逢良亦
不偶某官天姿獨得世系有源元老叔興周緒出千

年遠之太嘗儲在漢派由三子而分久矣居河之南
徒又渡江而左在兩浙者嚴之建德常出白雲原處
止占吾閩者莆與合沙俱以鳥石峰得名然誠問夫
材孰寡孰多抑所托之地有大有小州揖方山之雄
壯理宜大族之繁昌榜艷金花班高玉笋至今猶詵
於各父有子克傳於當家合踵登朝今猶治獄所閩
生人之命請盡居予之心民自不冤無貴賤之鬻市
身享其報駕高車而入門矧如大琮是乃同姓尚為
此地鬻者蓋以行司在焉而風愁攬於旅襟上日

喜於賢轍進既例陳於寮好退又密叙於宗盟竊
笑兩郡一嶺之文銜焉齒拜邈在三峽五臺之下得以
譜通詞不當駢施所宜報

柳司理

會南獄掾有三左獨居最名門家訓第一古來相傳
移之官必有可觀得其書可以為謝某官毫端光焰
書種源流在有唐號為禮法之庭至本朝有唱古文
于世賢聲相續劇治不辭弭盜有方澄岳樓之炯浪
詰因何處問洪獄於斗牛自空圖之風不傳聞畫地

之諺亦揣慮傷汝體竭盡吾心毋曰理官不在古三
后之列有如司寇亦居今八座之尊某本是山人強
名臺客出則相盍簪於寮窠生焉翻飛鞞之文書聞
風而敬士師焉敢浼於下惠用字不當律令恐見嗤
於儀曹何以教之是所望也

建昌朱司理

樵水蒲溪林作閩鄉之別李官蓮幙均為江國之遊
賀上莫前由中有喜某官天資甚偉風裁不辟地近
紫陽人謂考亭之族霜凝白簡宸傳橫榻之聲卑之

不屑尉曹識者知為仙隱晉當畫接官以秋名汝往
欵紉弼教惟明民散久矣得情勿喜所不若江河之
易避有如盱川非固求阿罔之必高自報于德其漫
佐執之日久知珥筆之風成無補蜚芻徒勞積積然
念搜求情偽或於放紙失之不若審聽色辭所活平
人多矣非徒交施亦有味言

隆興朱監庫

南豐有士足當此香吏部何官乃隱於酒矣僕之問
粟臭味覽君之緘籒甚高其官沉酣六經糟粕百氏
詞塲苦戰寒花贖有晚香宦路徐行倒蔗漸逢佳境
既脫簿領又營糟丘調度急於版曹推酤至于江國
若非為春兵設亦豈欲與民爭醇乎萬家之春是則
諸庫者職為醜而仕耳竊議白眼之步兵縱意不在
為令作蒼顏之太守某出本為藥飢迫念不到於醉
醜徒自心勞謬參饋餉之百萬計儻以賢舉不如筦
庫之七十家意之款學言所不盡

南昌周宰

南昌冠八邑中有來賢戶濂溪去百年後得匪聞孫

楷摩託壁之塵埃喚起銘心之德澤凡曰同業傳為
美談某官名塵群英學推本統公生中古已矣不蔓
於周公道在本朝岷然有起於營道惠爾後學况其
當家精舍進修把通書而為的泮林講費揭太極以
示人三復立言一生受用今乃舊臨之色入而首拜
其祠議法嘗曰與民仁也斯語爭獄不屈當路直以
事人見者謂若存若不然何其似也先生往矣局於
持節秉麾執事成之餘此得時行道某幻嘗有志壯
轉無聞輓粟塵中久之厭倦爰蓮亭上至則躊躇聆

君茲來使我重感新政遇人遠甚端有源流遺書與
世共之儻容質難曷酬厚意盡去陳言

高安余宰

來從相闕號古子男之居言念臺家有小賓客者在
肯告之至熟味而慙某官材雖天成美亦世濟源流
甚遠嘗坐慶曆之諫臣融結未休遂作紹興之魁輔
將顯者為元成之子又駸者為及魏謨之孫治者
所為丞哉奚負度節既參於上介花封又訪於高安
雖筠郡所領邑三然道院自負鄣始治以聖書愛人

之說質之縣譜藏家者同甚得斯民之心請借乃祖
以頌巧於製錦歸我公是以袞兮譬之割雞宰天下
如此肉矣某問其從出毋乃大寒強寘之畫諾之間
非素所討論而得想傳觀書檄豈不笑悞下人欲叩
問典刑安得為座上客所幸密邇或可續聞

宋直學士方公文集卷九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憲鐵菴方公文集卷十

啓將樂

回交代曾宰

被耗田間烏知美製鳴琴堂上遽辱好音恍將入於
迷塗章有尊先路問期雖邈報賜敢稽恭惟交代
某官南豐太史氏之家嘉定名貳鄉之子生長聞見
迎典人殊問學文章多得天分襲以冠裳而不枉直
契韋布以爭驅恬然筭鞭漫尔哦竹盍趨玉筍屈就
鑄川綰墨綬以臨民妙齡難及擁黃袖而出令老吏

皆驚如偃受人如求治賦不聞孔門此風久矣迺於
龜山寓邑見之側聽郵傳新求縣最鄭人歎僑之故
不待三年建武召察之封正當初載某懶逐時好聞
居日多掌津佐臺常謬參於賓客趨庭歛板乃下
於子男苟可親民不妨還俗幼知有絃^歌繭之訓近駭
聞湯鑊之言傳採旁詢審是邦之利病轉難為易經
執事之整齊有坦然之規足以遵則冒焉而往有所
恃為五斗米竊自憐其塵容持一辨舌預有請於思
益

通劔守傅寺丞

名門雅望鎮龍化之奧區隣壤也小生忝龜山之鄉
邑携扶祗肅熏被贊名恭惟某官挺特南土之奇源
流北方之學自忠肅不與賊俱活而樂齋又抱志未
償英氣鬱盤鍾作貳卿之傑諸賢凋落獨留一老之
尊上欲起而相之公曰吾有子矣歷稽賢業超出輩
沅面命家庭尚古人鯁亮之節氣吞塲屋陋進士軟
熟之風自奏中年入陞左帑容臺議札農扈宣勞孤忠
敷陳親結知於帝渥衆目側視覺突立於班心掉臂

不留把麾徑去七閩皆御國易報平安兩境爭使君
各如愿欲肅軍心於鋤驕之頃寒吏膽於束濕之中
撫柔此民愛護如子休聲燬甚識者憂焉初政圖回
之方新善類離合之可畏益歸大老更起名流並為
司後舉周家之令典親攬庶政翊漢室之中興伏念
某自審迂愚不堪馳騫僅嘗掌津亦漫佐臺辭雅慣
於田廡居間最久出祇宜干州縣湏入何辭幼知有
位歌愛人之言長典習聞撫字催科之說以鹽為命則
譜無所驚局面之生疎况心机之短拙包茅不負藟

闕賦繭絲太甚則厲民斟酌圖惟厥中伸縮全繫乎
上聞賢牧隆寬之易事白大人俱往而有辭敢借潤
於脂膏輕犯名教願少寬其轡勒勉竭疲駑敢倚意
長編摩字短

趙撫幹

企首藩垣雅宜上客折腰羨邑謬號長官疇昔楚東
之識賢為今閩裏之依花借陳短淺仰瀆高明恭惟
某官禮樂宗英詩書帝胄好文博學如元祐之德慶
對策鯁言如乾道之忠定未弱歲而自拔又前人之

所無文已策掌律之勳徐乃入佐戎之幕甌號奧壤
海無驚波近交馳練士之文始預為戍邊之備無事
揮翰文章動搖於湖山有懷憂時念慮周匝于河洛
入膺借箸益壯維城伏念某執別周星荒嬉送日骨
允如許敢作粗官之嫌材拙非長不堪劇邑之試山
僻而習尚獷賦駭而供億艱綿薄自疑錦傷是惧天
下之難唯縣為甚乃今知幕中之辦其意已傳庶知
免矣所為故嚮未易剗裁

李運管

星軺贊饋重資上客之賢雷土附庸謬竊長官之號
僭陳短淺仰瀆高明恭惟某官秀孕嘉禾根蟠仙李
少年科第直大呼以成盧壯歲宦途覺徐行之有味
跨飛鳧而直上睨振鷺以不留為漕元僚受闈佳地
咄嗟餉辦談笑訟清列叢桂於臺前行吟香裏嗅新
芽於堂上細品真餘人疑其淹吾有以樂入併一歲
錢穀之間匪但十年旌麾之持伏念某牢落地寒陸
沉歲久固嘗倚席僅祖常談豈不佐軺了微奇畫不
能自振毋恠徒勞幼知有學愛德教之言其習聞撫

字催科之說以藍為命在譜則無所闕下邑之慘虧
全在上臺之操縱幸逢臭味敢吐依歸幕中之辨其
意已傳毋容苦說天下之難唯縣為甚諒亦動心范
而全之深所望也

永福學職永福寄居

得地一同蓋古子男之國去家三舍猶吾父母之邦
慮交其士之仁曰師則吾豈敢伏惟某人先輩鄉閭
之望學校之英筆挂風霜富胃襟之萬卷名高月旦
宜領袖於諸生試評三山莫盛一旅十家而九書室

七年而三掄魁俄焉甲子之周行矣壬辰之值當仁
毋遜嗣響矣疑其久矣杜門茲焉入境聽誦聲之盈
耳覺喜色之眉上遊鄭校之鄉不妨議政延臨叩之
客敢謬為恭率尔占酬幸甚垂照

宋直學士方公文集卷十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之十一

啟江西計幕

薦舉

上漕使鞏吏部

子來幾日何裨幕府之文書我有二天肯傍誰家之
門戶固知士女自銜之可醜然於父師用情而亦宜
所恃至公輒萌妄想某兄為三載間則十年肯低其
頭送劣鬼之貧不屈此滕拜天孫之巧子雲好靜而
求道退之少晚則著書悠哉此心未能免俗因出營

雙親之甘旨竊有感當世之功名數米一二而炊此
自孤寒之眼孔輓粟百萬之計那知幹運於心籌方
錢穀為相國憂而鞭笞有膚使在所慙管識亡補臺
家歆辨忘言嗜主人之一雁以直事上羞嬖者之十
翁無所短長旅焉進退幸不汝罵敢求知已聞公每
有國體之言竊意莫大薦賢之事愛之必自近者始
僕其異乎人之求敢持弱植仰問大鈞雖搆摠毋庸
厦屋已成之時然未挂可補稟籠尚虛之數是或有
命庶幾賞音自知游夏之措辭莫替其力若問湜籍

之叛否實臨此心不悟斯言請觀他日

上憲使留直院

按部皇華竦瞻濡粵何物小子敢問大鈞居焉接壤
之諸生仕則聽臺之列屬此世俗攀援之常語非王
公高明所樂聞乃如愚衰竊有深感今薦舉其極弊
矣亦為士者有罪焉黃卷羅前皆持清議青衫羈縛
漸交初心乞憐有甚於病畦晚暎頹離於苦海馴至
達顯致身之地翻忘孤寒仰面之時貴者有扶而必
從否則唾去其肯顧孰謂東閣典刑之盛復扶江西

英蕩之輝乃不為力勢所撼。稷若熟識蠶鹽之臭味，人以為異公如固然。忠宣知人密傳先范老之法，晦叔引類推廣大申公之心，無非培植家世宰相之規模。蓋越尋常流俗士夫之見識，求之今而僅有被其選者最榮，顧如天琮見謂小器少而奏賦，浪駭聽於一軍漫不說。經兄不治者三載，謂解褐早則且無得。失之累且需，況久則益有講貫之期，棄日力而荒于嬉，負造物之望則甚。幸聞師論未甚途迷，有賦不逐。揚子之貧有文不乞，柳氏之巧二親戒毋苟祿以養。

一命苟可及人，則為未四十作丞郎咄咄。休嘆轉百萬禪發運多，奈何森若置司均之受。察曩以蒲士企清涼者三舍，今以漕掾望章貢之二星，皆非弱水之遙。獨欠荊州之拜于隰，所至雖山亦搖甚者。欲解印而逝，誰敢作剗章之夢。矧惟賦狀是真探虎穴，覲得子之難叩以空談。何異操豚蹄祝滿車之獲，豈無垂涎之歎者。祇恐取辱而輟焉，僕冒而前衆為之愕。意謂鄉貴得上林之賦，索囊而空。或向帝城有子公之書，搏手以對人皆咲其狂且妄。已所恃者公生明。

如其扣繫亡奇分耳則足或者机緣偶合寧不動心
敢出位而言之若成功則天也伏遇某官先生梅蔟
標致槐鼎經綸握蘭當榻以敷陳伏節單車而還報
其議論當今少對自學向定力中來身擁繡衣以謙
接物家傳夾袋所至收材方建臺則編移公舉之文
今察州又昭揭律貪之戒刺史不揚激父矣列城之
觀聽竦然歷數品題人物之精多是寒畯料名之輩
某志其自銜呼則大声方屈護為諸公所共憐苟成
龍則五日其可集且得士亦足以報所愧諛材使觀

風之行不虛少還古意必有好語毋容多言

謝蕭倉使舉改官與撫幹徐清叟同荐

焚香薦士雙犢俱飛盟手啟函一軍盡駭咸曰孤寒
之甚誰為高明之欺崇臺公道之所存私室謝恩之
安敢視昔者權衡所寄求賢於賓客亦多從與居易
何如有遠取近捨之恨洪視溫造等耳必朝羅莫拔
乃來固皆佳話之相傳未有同時而並進望臨川者
一水膚使在焉隸豫章之兩司列屬皆是來其尤既
登於學館持此望交歸於門墻然抵淮南之舟舫然

雞犬空冀北之廐敢辭駑駘

宋學士銑菴方公文集卷之十一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十二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族孫良節編

謝衛帥大參舉政績

慕常公之名蓋嘗同海內士受歐陽之薦今遂為門
下人出王公風裁之精非世俗露章之比許與衆而
人眼力量大而言行歛謝何辭獨竊有感今之天下
所憂蓋在根本譬之弱人其病毋求于理脉江東之
王佐遠引客館之風流可覘諉曰乏才距不誣世杜

衍用則所引皆知名輩司馬相則其徒有行道心還
慶曆之休明見元祐之氣象人心歸嚮文有屬矣宗
社靈長終將賴之近為北門守鑰而來咸曰山東歸
袞之漸一鶴動興萬牛莫回野眼與父老相從在公
樂甚夾袋之姓名久悶如衆望何已動搖故鄉之恩
猶收拾數士而去如大琮者獨何人斯不能為時輩
之重輕况足關世數之消長少而奏賦壯夫望而恥
之中亦說徑弟子嘆于列者無負鄙之二頃允閉門
者十年徒以斗升驅之臺府訪文書之盈几隨掃隨

生問芻粟之餉邊孰多孰寡事固有大此於位不容
出而思若積薪未焚可為流涕者二幸執贄而見毋
慮吐哺者三不敢出矣於衆中若察小異於坐上幸
官不曠矣績足言飛騰鶚表之書得尾群彥持白鶴
髮之老功加一餐袞褒之語不虛鈞播之意有在某
磨礪素志激勵深知方陳推謝之私敢壯無厭之請
選離坑塹望切庭闈與其黽勉仰面於他人孰若終
始歸命於吾相所舉四方之士豈無才品之更高莫
難千載逢儻念狂愚之足取不負臨賀有如西江

上觀使衛大參

濂溪嘗蒙清獻之知屢煩薦表明允既因韓公以進
猶再投書愛之必曲成乃休求者至游請則瀆然而
前修所不免則於小子乎何嫌敢憑深恩盡露誠悃
世何嘗之賢者之用患無以受天下之才或吐哺以
至再或旁招而在列尺度權衡之下有劑量焉毫毛
絲粟之能無遺棄者否則用之不尽甚至散而莫收
時事日新比貞觀初年而矣若舊弼家食宜正元朝
士之無多以公歸兮正天意也開翹材館蓋日延于

乎人生退思堂局歲暮者三士此固海內之所共觀
既出門下亦又奚求重念某自初投入幕之身端不
作通閨之夢才有所限及豈不自知讀古人書未能
律涯作俗士文不足金石習諂則方心難鑿欲辨而
鈍舌莫措不識中朝一貴人祇是座上五窮鬼才學
功力世所有者咸無焉掩伏縮藏人不知之何愠也
一榻自理於案牘諸臺誤問其姓名偶然陸君交有
致之薦引之心緣此候喜輕動勃之仕進之念物至
終窮則反理宜大有所遭慕司馬洛中各自兒童始

開范公陝西閩以賓客從登進送容受知感奮分合
竭微勞於臺府亦欲陳半策於廟堂企望袁還庶幾
鈞播名已在公車之列薦授是入東閣而有辭犹欲
陳情豈不聒聽持寸管偶脫場屋累五剡乃出選坑
浮屠合尖長繩結尾功須於一舉手世謂之再登科
二老呼兒前來視吾髮白一相為世盟主持汝眼青
誠往來溫乞火其前斷無失節落技之悔謹再拜受
命退乃三熏修辭願武公之入相親見太平如任安
之在門誓無叛去

西谷士友 江西許幕

老熊解元入湖堂

有儒莠冠以文衎袖歛而節奏則非流俗四六語肆
其汪洋則為長書千餘言陳誼甚高整容熟讀竊惟
設書堂初意本以待場屋外人入而求性命各正之
本原靜以觀喜怒未發之氣象湖光几案有洛沂舞
雩之遺竹影庭除供吟風弄月之興自周孔顏曾以
來所傳者凡閩洛朱張之書皆在焉能躋其真有足
以樂夫六矣負於吾輩乃今又添於耆儒上寓公之

舊遊各當路之推重衆欣私泚之有此老僕六公餘
而質所聞然深玩一篇陳情之詞猶竟抱萬里思子
之痛死於蜀顏路不聞其過戚子夏或責其太傷達
道順天乎何无進德與年而俱邵所存遠矣幸領畧
焉

漕貢臨江表監押

摩空作賦借計策名愛筆硯而不投肯同噲伍群衣
冠而角戰本占廬前屋亞偶然登先自此某官先輩
西江秀氣東漢名家四世五公青鐘尚矣一門八薦

淡墨半之漫食濮邱之鮪再翔漕關之鶚光騰斗射

讖卜洲連

隆興讖云三洲連出狀元

毋鵠吾冠擲舊

銜如脫屣傳臚近陞收高第於摘髭某佐幕休入
京去及見趨省闈之日考官奚敢瑕疵儻遇新進
士于途老婆休說塗抹珍投非暗善禱何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十三

正書 江西許幕

監司守倅縣官

江西倉蕭著郎

元日在璿璣整齊七政大慶受寶玉榮懷萬邦矧惟
翠節之尊且介青棋之輯某官陽和德宇月潔詞華
激濁揚清永生群吏之瞻賑飢議貸春在萬姓之膚
式舉椒觴入膺荷橐某受容漢部矧出韓門願將汝
水之烟波斟為美祿更指我峯之松竹用祝修齡輒

班魚書少代燕賀

同臨江軍楊寺簿

某伏以獻歲初吉端月始和某官剖竹策勲賜金褒
最借留滿道扶翊有神台候動止萬福某遙瞻賀床
併班謝積愿加願養之吉入赴春通之交

葉至簿

稱獻歲之觴頌椒有喜語向陽之木栖枳為多某官
富有賢稱昉為世用髯鬚盡黑雅宜稱於青春簿領
句朱肯徒銷于白日靡不如願其始自今某燕幕凄

然貂裘弊矣正一曰元日皆受歲以相惟四十是明
朝独流年之有感且與同輩交賀泰通

武寧樓尉

飛符執厲式宣司警之威椒頌紀時茂介履端之慶
某官宦隨業進道與時行于室安眠不聞夜吠四郊
咲語已泛春聲惟北部愛少府深恐東君歸上苑去
某居然幕破况又帳開念綈袍不能自完如僕寒甚
若玉璽果盼大賚與君同之斐然奉酬還以為頌

冬書江西計幕

監司郡守

賀江西倉

日書黃道聿增一線之長星驗清臺果協五珠之瑞
惟部使者自天祐之某官勁節凝霜英詞煥斗五方
朝而正色挺特歲寒宜察部以鋤姦森戾風來道豈
容於文鬱陽至復而必亨入相明君密扶元氣某問
漕下之冰未泮念帳中之風沈凄然夜半雪飛報嶺
梅之消息朝來灰動併谷黍以吹噓誦詠意深編摩
字短某惟魯史五雲之書為外諸侯言周易七日之

復為內君子言某官今之循吏邈者四隣以歎告獨
樂郊以有年書則宜春臺上書雲之曰其又得祥必
矣此外之已應者然今之端人乃心王室久勞于外
消長往來之机於復見之有其象而無其驗可乎此
內而當應者推而為泰之通晉之接則道長之效也
某一寒最甚蒙溫言以披拂之固知君子以氣類為
念也不敢旁撻倚語請以經對惟領畧幸甚

興國軍李司直

某恭以燕寢凝香報珠連於夜半熊幡憑軾看景至

於日南宜有嘉祥式昭吉旦仰惟某官名高瑞世之
斗舌常談兵之霜生黃石城自延辟穀之筭對赤壁
岸潛息飛灰之塵乘此揚亨入而冬見某漕下之冰
未泮帳中之風猶寒雲曷墜前粲然郇公朶翰春來
底處知是司業酒錢既九頓以登藏又再拜而起祝
勤拳之悃矜矧是祈

進賢王宰

獻長踐之履聿嚴太史氏之書我進賢之冠正應內
君子之象屬時小至受福孔多某官三異休稱一同

和氣圭景南至終餘北嶽之風聲書林日長飽讀初
寮之文字合趨陽生之候入趨冬見之朝某遑恤下
客之身寒且喜吾儕之道長放梅舒柳想成滿縣之
芳剪水染雲少代登堂之賀因酬來施莫匪謠言

豐城林宰

登魯觀之臺書雲禮也望豐城之邑有氣佳孔宜其
主人介尔景福某官心同琴瑟政典錦新筆下燦花
端是噓枯之手江邊種柳扇成解凍之風圭景漸長
重裘已促某材如鞿短愁似線添癯然天賦之寒未

遑身計屬此陽剛之長交慶道亨

庚辰

東湖黃講書

生日回贊

日困幕塵生逢於南斗神馳親舍正望逐於飛雲
詎圖山谷之間孫特借方壺而壽我瓊重善禱鏗鏘
妙詞誠可被之管絃慙無歌者謹珎藏於篋笥時出
觀之

辛巳

東湖馮學錄

羽檄在道慚無幕客之謀孤矢掛門竊感男兒之事
念天生我以奚用愧皇揆予之有初敢謂博雅之醇
儒亦出頌禱之妙語荷君雅意願今何時必上則報
君父之恥讐此學者說性命之根本吾生無補世何
闕茲甲辰虜滅有期歲又逢再辛巳懷此已久觸之
而言

壬午

東湖堂長傳法司

揆予初度笑南斗之不神有朋遠來為東湖而借重

敢圖天推六費清吟某官味道之腴得詩之派地孕
麻山之秀屢見桑田家繇高傳之傳後來箕宿宜其
得壽推以受人某仕正及強志犹有感夫子嘗不動
心矣敢問何如後生所畏無聞焉願明見告

東湖職事

暮春五六月人覺遊漫之可樂明朝四十歲驚老天之
相催入當為郎之年出合壽城之日彼訛言也我則
異焉問學就荒怨隨無聞之域友朋惠顧幸未見惠於
人鏗鏘大篇囊拂初度生吾前者敢向不動心何如

幸明告之亦足為強仕之助

三山邵解元

我生悠哉三見西山之面容句佳甚併携北海之尊
且飲且哦以喜以愧枌榆共語於七袞蓬矢固在於
四方子將決勝而行吾辨賦歸之計來春三月何處
又得新詩避道長安善頌有如此酒

賀皇姪節使生日

某恭審仙源衍慶宗卽毓奇稚韻中涵貯金天之露
氣祥光下燭先銀漢之星期宣錫斝樽和熏麟玉某

欣逢盛旦倍劇懽瞻太白之符豈無賀識誦秋陽
之賦愧乏坡詞併瀆菲儀仰祈采覽

回鄉守張秘閣友

白髮餘生已抱鰥夫之感雌堂雅好特貽幼婦之詞
方小人不知紀年而君子乃為善禱兢兢然捧戴允矣
記存恭惟某官循良巨師醞藉賢牧心傳家學少通
安世之書手擅文名見謂燕公之筆千里沐聲明之
教一陶皆仁壽之風願如羈鞶尤荷異眷豈寓士所
至固國君之加禮抑窮民之首尤仁政之宜先啟寵

綏以竹裏之庖且獎拂以花間之詠非獨門闥之私
幸殆闕風化之大端而某閑中聞車馬以驚猜老去
任衣裳之顛倒攬迎不暇喜惧交併締觀麗以則之
詩恐負愛欲生之德深藏為好時誦銷憂身隱白雲
玄英不復出矣編傳黃石赤松儻可過乎甚愧投珠
若為報玖

王正字邁

枯槁餘生逢春已晚竒窮薄命任斗不神惟磨蝎所
莅之宮有子卯相刑之說昌黎值之而掇謗坡老遇

此以招讒而况晚生敢攀前哲或報蓬壺之巨擘特
揮掾筆之長篇在常人為湯餅說之詞而明公皆
藥石苦硬之語益堅益壯如鉄漢之元城不辨不休
如芻言之忠肅遂令衰懦之或激昂然念少壯相期
固將許國中問同出皆匪愛軀得非臣罪之當誅敢
曰吾謀之不用今則自搔華鬢空耿丹心感劬勞之
章二親已矣誦悼亡之賦隻影蕭然不復志桑矢於
四方抵合旅樵漁於一壑醉鄉之酒山陰之鷺皆出
君家以為僕惠矧重盼于地粟豈不勝于野薇自此

哦臞軒甚富之詩與後村寡和之曲有足以樂復矣
所求優游卒歲以不知生死太平而無憾笑方叔為
已老安得壯身羨王喬之長存豈非仙種所願受延
年之訣不敢開談命之書縮於賡酬見則愧謝

宋直學士方公文集卷十三



